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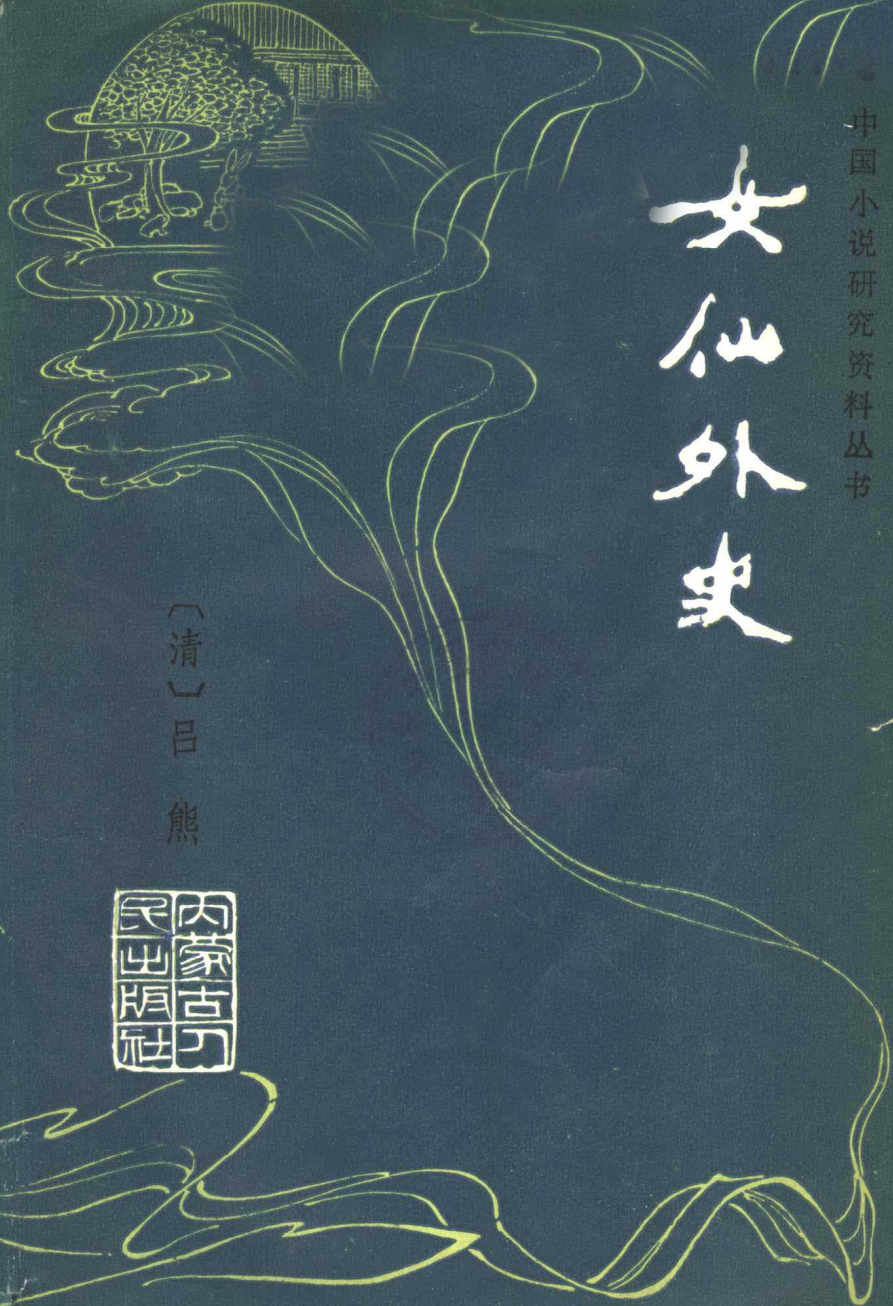
女仙外史



中国小说研究资料丛书

女仙外史

〔清〕吕熊



女仙外史 (下)

nu xian wai shi

〔清〕吕熊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赤峰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875 字数:416千 插页:2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500册

统一书号: 10089·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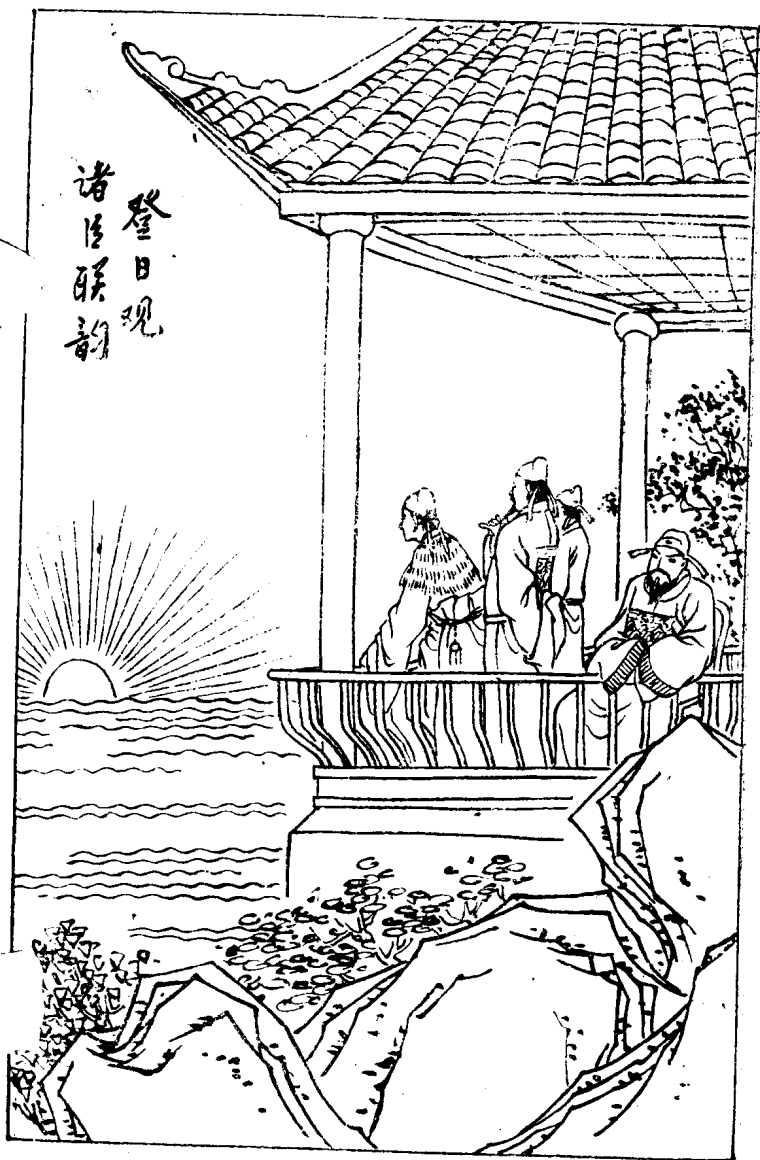
每册: 3.00元

影印说明

一个社会到了末世，就必然产生无可救药的腐败。这种腐败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政治上，在官场上。于是，用文学手段将种种流佈于统治阶层中的腐败事实揭露出来给人看，就成了晚清谴责小说以来绵绵不绝的传统。

民国云间顾公的《明清官场百怪录》就是这样一部书。它以笔记形式记述了清代官场上的奇闻趣事共一百例，并配有木刻插图百幅。上自朝廷显宦、名公巨卿，下至州县衙役、滴官罪臣，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官场人物，在声色利禄的驱遣下尽兴表演。可惜可怜，可笑可悲。清末社会，围门洞开，随着西方事物大遭涌入，两种不同文化的撞击势在难免，由此而生的许多官场笑料，也被收录在案，令人解颐，耐人寻味。全书文字部分，叙述生动详实，文笔简洁诙谐，近似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讽刺之辛辣，暴露之无情，又可追《官场现形记》。图记部分也刻划生动，饶有兴趣。

读了这部书后，我们就会对封建官场的黑暗与腐败，增添许多形象的感知和了解，也许还能进一步认识到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在我们国民性格上留下的某些缺陷和痼疾，从而引起自觉的警戒，抗争，净化我们的社会与政治，不让历史的陈渣再重新泛起。





第四十七回 幸蒲台五庙追尊 登日观诸臣联韵

建文九年春三月，大宗伯行文与沂州开府。景星接看：“内开原任兵部尚书铁铉长女，配与原任金都御史景清之子”，奉旨云云。景星大喜，望阙谢恩毕，即令备香车宝马，锦绣旗帜与笙箫器乐，前往济南迎娶。都宪御史铁鼎，亦盛具宴仪，启知帝师送去。月君谓鲍曼二师曰：“此已完局，可以稍慰忠臣于地下。但自起兵以来，倏忽五年，我未得省坟墓，不能慰先父母于冥冥之中。为人之子者，于心忍乎？”鲍师曰：“向者国事纷纭，我亦未经道及。汝未弥月时，哭母甚哀。我说儿勿啼，姑待日后封赠母亲罢。今不但拜祭，且须酌议此礼。前者敕封是为成神，却算不得追远之意。”曼师道：“月君起义讨逆，威加海内而回故乡。乃尊仍未有徽号，与庶民享祭何异耶？”月君恍然泪下曰：“我为帝师，非为帝主，此语不可出自己意。”遂作手敕一道，宣示六卿略曰：

孤自勤王以来，历今五载。虽建阙中原，而帝位未复，日夕靡宁，永怀曷已。近者频遭灾祸，暂息干戈，又念及祖宗考妣先莹向缺祭扫，荆榛不剪，隧道久已荒凉，狐兔谁驱，幽宫定然颓坏。今寒食将临，孤欲亲往祭祀，卿等其议礼，请奏施行。

于是两军师与诸文武大臣等，都集建文皇帝阙下会议。高咸宁曰：“帝师为国讨贼五年，不暇省墓。今若銮驾到时，满目荒凉，能不痛心？自当褒崇徽号建造寝园，方是崇德报功之典。去岁大议褒封，何以反不及帝师之父母耶？”诸大臣齐声应曰：“总为敕封了神府，便自忽略过去，今须另议徽号。”吕师贞道：“某之愚见，即在前‘忠正直亮顺天安民’之下添入‘太上帝师’四字何如？”诸臣赞和曰：“此不易之论也！”于是定议追崇。

始祖唐讳介为文献清忠抒谟显烈太上帝师；

考讳夔为忠正直亮顺天安民太上帝师；

妣黄氏为仁孝淑顺端懿慈惠太上神妃；

祖讳遵晦为忠宣文靖抱道崇学太上帝师；

妣姜氏为仁明庄敬端纯肃穆太上灵妃。

其高曾以上，不知名讳，又启请帝师再行敕示。月君批答云：“曾王父讳维寅，高王父讳允恭，坟墓远在楚之江陵，作何设主祭祀，一并议奏。”诸臣又议，建立五庙于蒲台县之太白山安设神主，四时禘祫，悉遵帝王仪制；曾祖高祖，俱追尊为太上帝师，廷议金同矣。吕师贞曰：“某尚有愚见，今且不必上闻，帝师径先启奏建文皇帝，请摄政相府，特颁玺书，下蒲台县褒崇徽号何如？”众皆称善。疏上，李希颜大喜，乃遣少宗伯梁良玉、司业卢敏政，赍捧玉音五道，到蒲台宣读徽号，并敕令知县速建寝园太庙，安设五位太上帝师神主。然后，诸臣联名奏闻：“帝师暂缓春蒸之礼，统俟寝园太庙成日，恭请銮舆，举秋尝之大典，庶上慰皇帝之心，下谢臣等之罪。”月君览疏毕，即命驾诣阙谒谢。将至阙，李希颜等率诸文武大臣，固请驾回，容臣等代谢。月君乃止。

建文九年秋七月，蒲台县上书政府言，寢園太廟各工程俱已告竣。趙天泰、王璉先議遣梁良玉、劉璟恭代建文帝告祭，方奏請帝駕幸蒲台。月君敕諭云：

敕建園陵者，帝主之鴻施；省祭坟墓者，人之私義。今國事頻繁，邊圉嚴警，孤家身往蒲台，心懸象闕。百爾臣工，其恪供乃職。一切軍機，惟副軍師高咸寧是任。大司馬呂律與學士方經、都御使鐵鼎、大司成周轅、都諫周希轅、大將軍董彥杲、劉超、瞿離兒、先鋒使小皂旗等，扈從前行。余并留守闕下，慎哉毋忽。

司天監王之臣，擇八月初二日，請帝師銮駕啟行。月君別了鮑曼二師，只帶素英、寒簧、滿釋奴、范飛娘、老梅婢、柳烟兒及女真等二十名，自備供應，前往蒲台。劉超、小皂旗為前隊，滿釋奴、范飛娘，為二隊；然後是月君銮駕；呂軍師等扈從為四隊；董彥杲、瞿離兒擁護在後，為第五隊。初六日，入蒲台县界。先是梁良玉、劉璟前來迎駕，隨后是縣令督率士民數萬叩接。皆兩行俯伏，并不擁擠喧嘩，月君甚喜。當晚駐駕于郊外，黎明先至城南玄女道院，見鐘座不改，廟貌如故。時翠雲、秋濤，已害干血病死了。唯有春蕊、紅香二女真，形容慘淡，向月君拜了四拜，淒然淚下。月君撫慰了几句，徐步到公子神位之前，命老梅婢代孤家行禮。柳烟、春蕊、紅香三人陪拜。老梅婢是不肯拜公子的，心中不忿，乃吟詩兩句云：

公子為殤鬼，夫人作帝王。

柳烟也順口接下兩句云：

誰知柳市女，得待堯龍裳。

月君大驚曰：“柳烟柳烟，此二句乃汝之佳讖也。向者鮑曼

二师与刹魔公主，皆言汝有三十年风流之福。诗本性情，机括已见。”柳烟双膝跪下，哽咽诉云：“婢子久已身如槁木，心似死灰，若萌邪念，明神殛之。只因身受莫大之恩，所以信口道出，今帝师见疑婢子，当尽命于此。”言讫，便欲以头触柱。老梅、春蕊、红香三人竟挟持之。月君道：“我久知汝心，所以令汝常侍左右，反谓有疑于汝耶？运数来时，圣贤不能强，汝勿短见，孤乃戏言耳。”柳烟方拜谢了。素英请道：“我父亲不知近日如何，求帝师差人一问，稍尽为女之心。”月君道：“不但令尊，凡亲戚故旧，都要访问。”

次日，入城临御公署。诸臣朝谒毕，时合县百姓在外执香顶礼。月君令沈珂，凡年五十以上，给赏二两，六十以上，递年增加一两，并全免建文十年赋税。遂召知县张参入见，谕道：“昨日父老迎驾有礼，俱见汝之才干，优升为别驾，仍知蒲台县事。”张参叩首谢恩。月君即令去访本宗及外戚诸家。张参启奏道：“臣留心已久，不须访得帝师本宗。就在勤王那年，尽迁回湖广江陵。国舅同御弟遂亦迁往荆州，此地田园，尽皆撤下，微臣已拨入玄女道院，原宅现今封锁，不敢擅动。再有姚秀才、柏秀才皆已身故。其子始而挈家远遁，随后亦迁远方，这个访问不得。月君怅然有感，信笔题五言四韵以示臣工。诗曰：

盖世女英雄，威生四海风，五年还故里，万事
等衰篷。辽海无归鹤，秋冥有逸鸿；何当诸父老，
谓与汉高同？

诸臣传视已毕，咸赞帝师仙才，非《大风歌》可比。蒲令张参即请勒石。月君道：“一时之感，卿等无得誉之太过矣。”又谕张参：“孤家故宅一区，汝可改为养老堂。岁留赋税十

分之半，为供亿之需，以示孤优恤之意。传于诸父老知悉。”其时盥輿仍返道院，命春蕊、红香，遂向太白山祭扫。于次日清晨启行。满城百姓多追至中途顿颡哭泣，如失父母。月君亦为凄然。第二日，已到太白山。行有数里，俄见茂林之内，巍然五座庙宇，甚是齐整，有词为证：

殿庑侵云，鸳鸯沍露，如翠如矢，规模无异鲁宫；若困若盘，制度不殊丰庙。殿角斜飞，上蹲着诸般彩兽；檐牙高啄，尖衔着万颗金星。五龙桥下，新波初展碧罗纹；双凤阙前，香气乍飘金粟子。鳞鳞碧瓦，依稀十二琼楼；郁郁芳林，环绕三千琪树。时有神灵来护卫，更无麋鹿与逍遥。

月君瞻望了一回，下令先到寝园。行及数里，早见苍松翠柏，真好佳城也。亦有词为证：

丹垣环地，华表插天。丹垣环地抱群山，宛若盘龙虎踞；华表插天拱紫极，常来鹤迹笙音。石马虽灵，不学昭陵战败；石人如活，难同晋国能言。飡殿虚明，可列三十珠履；幽宫深邃，应栖十八银鳧。前日芳草坡中，一抔黄土；今朝红云影里，十仞佳城。要知作君兼以作师尊，始信生男不如生女好。

看看到了华表关前，月君下了九龙沈香輿，缓款步入，直到陵前，拜了四拜。随后素英、寒簧、满释奴、范飞娘、老梅、春蕊、红香等众女真皆拜。文武诸臣在享堂下各叩首毕，月君遂御偏殿，谕诸大臣云：“自古圣贤帝王，难保百年之身，更难保百世之陵寝。孤家起于草茅，纠义勤王，至今大勋未集，何当先受殊恩，荣及宗社，而且僭越仪制？中心未安！应改各庙制式如公侯之礼。”少宗伯梁良玉奏曰：“自古

以来，无论臣民，凡有大造于国家者，咸得晋封王爵，追荣先代。何况帝师以上界金仙偶临下土，适当国贼篡逆，乘輿颠覆之日，手提三尺剑，而起于徒步，奄定中原，为故主建宫阙、存位号，不啻日月之光于万古？所以诸大臣公议追远盛典，稍答帝师勤劳，尚在抱歉，曷常越制？”刘璟又接奏云：“臣闻蒲台百姓感激帝师圣恩，如子来趋父事，以此落成甚易。而耆老绅士，犹谓朝廷简陋，今若履行改制，不惟众大臣决难遵行，即百姓亦断不肯从命。”吕军师亦奏：“梁良玉、刘璟之言极是，伏愿帝师勿毁成功，以动人疑。”月君道：“虽然，孤以坤体凉德，不足以当之。”遂谕诸臣：翌日先享始祖太庙，次高曾，次祖陵。第五日中秋，适逢孤家诞日，乃祭考陵。一切礼仪，宜简毋丰。诸臣遵旨，自去整备。

建文九年八月十一日黎明，月君祭享始祖太庙。冕冠珠旒曳裙云履，服天孙开辟朝衣，执日南火玉朱圭。诸文武奔走趋跄，分班助祭。设八佾，乐奏九成，笾豆簠簋，燔萧灌鬯，一如古礼。自高曾以下三庙，逐日次第享祭，不必絮烦。

十四日下午，命驾至。下午行至半途，忽震天一声响，山岩辘辘滚下一只斑斓大虎，头碎脑裂，正坠在月君鸾舆之侧。有两个汉子，一瞎左眼，一瞎右眼，各手执铁锤，从岩际飞步而来。大呼：“丁奇目、彭独眼迎接帝师圣驾！”董彦果与刘超恐是歹人，两骑马飞向岩前，将手中军器逼住道：“汝辈是何人，敢来取死？”那两汉撇下双锤，叉手道：

“我父指挥彭聚，他父平安将军部下前锋丁良，与燕兵战没，流落在泰安州，雇作猎户，皆系不识字之人，无由谒见帝师，两日借这捕虎在此等候。不期那林子内适有大虫拦路，

我二人就奋力打杀了他。恰遇帝师驾至，此虎乃我辈有功之虎也。”彦果等大笑，遂回马启奏月君。即刻召见奖慰一番，令彦果暂收为副将。当晚宿于陵上。

次日是八月十五望日。月君五更起来，梳洗冠戴已毕，命素英、寒簧：“今日孤家享祭父母，汝二人为予之妹，礼得与祭，宜分左右行礼。”又谕柳烟、春蕊、红香道：“公子虽无神主，然三尺之坟，幸在寝园之内，尔三人可代朕祭拜。”分命甫毕，诸臣早已各服命服，齐候在玉龙桥畔。月君遂临享殿，少宗伯梁良玉亲自赞礼，诸臣俱在殿外助祭。奏的是武功之乐，设的是太牢玄酒之仪。九阙已终，九献既毕，百官略退片刻，然后来朝贺帝师圣诞。满释奴宣谕曰：“帝师以母难之辰，心怀凄惻，况在寝园，不宜行朝贺之礼。”军师等遵旨各散。时有泰安州知州蒋星聚，疏清帝师巡幸泰岱，举行封禅之典。月君一览批示云：

虞帝东巡，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所以祭岳渎神灵，此圣王之大典也。其后始皇夸称盛德，始有玉函金简之名，文曰封禅。其足法乎？孤以女子之身，讨逆戡乱，志在迎复建文，伸千古君臣之大义，非定霸称王自取天下。蒋星聚之一疏，不亦愚昧之至哉！然孤家曾遨游八表，遍历嵩衡二峰，今泰山属在宇内，亦不可不一登览，但不祀天齐竟升日观耳。远近州邑，皆勿得趋迎，有旷职守，自取谴责。

疏下，诸臣莫不心服。月君遂于次日遣女健婢二名，送春蕊、红香仍归玄女道院。乃命驾离了太白山，从大路进发。

不几日，已到泰山之麓，适值天阴下起雨来，诸臣皆请暂止山下。月君道：“雨师不欲孤家登岱岳耶！”乃掣袖中

神剑，望空一挥。顷刻浮云尽散，太阳倍明，遂登山缓缓而行。至于山腰时，有云气出于石罅，拂面沾衣，若香烟缭绕。以手揽之，缥缈不断，或至浓蔚之时，则连人与马卷裹而行，前不能睹后，右不能见左，俄而半隐半现，时藏时显，霎然微风一拂，卷舒坦荡，摇曳长空，真胜观也。

自山麓四十里，方至日观，天色已暝。月君止于观内，诸臣皆住下房。晚餐已毕，各自安息。约有更余，忽闻得远远喝殿之声。月君隔垣一照，见仪从甚盛，乃是岳庭夫人碧霞元君，前踏已进日观阙下，元君香舆渐近，冉冉升起。素英、寒簧启牖相迎。月君执了元君玉手，彼此逊谢一番，然后行礼。元君尊月君上坐，月君笑道：“君以小妹为尘埃中富贵人耶！”乃分宾主坐定。元君欠身而言：“小童今晨赴玄女娘娘之召，有失候驾。”月君道：“诚恐烦动震帝起居，所以不敢趋谒。”又言及东土既罹兵燹，又遭灾荒颠连已甚，尚须震帝垂怜。元君笑道：“帝师得慈航之力，救援一半，拗数而行，上帝亦有嘉赖。若五岳执掌，都遵帝旨，小数或可更移，大数岂可干预耶？然既承明诲，敢不尽心仰慰慈衷？”月君遂命素英等，速具酒肴上来。元君立起身道：“此非宴会之时，小童暂别。”候驾返时，送于道左。兹有仪仗全副，稍异人间，絮带在此，唯望帝师赐纳。”便令侍女呼唤神吏送上，月君来看时，是：

风磨铜锣两面 霓旌一对 绛节二支 采旂六
封 九节珠幢一对 天狐尾旄一对 羽葆一副 霞
旒四竿 锦旗二对 销金赤帜八根 鸂鶒羽旗一
对 针神绣幡四面 蛟绡旗八对 汉玉花尊一对
水银侵古铜炉一对 鸾毳翠盖一柄（柄系生成九曲
藤枝） 龙女织成山河掌扇二把（柄系檀香琢就）

月君谢道：“辱承明赐，权且收下，愚妹谢尘世之日，乃当奉璧。”元君道：“不然，正要帝师于旋辟广寒之日，以为前导，折取天香一枝，下报小童可耳。”月君乃拜受，再三珍重，元君升了香舆，便有万道彩云，缭绕腾于空中。执事神吏等，皆乘风雾而去。

时方半夜，太阳已升海底。月君在正阁凭栏而坐，命诸臣等悉到东边小阁中观看。诸文武于夜间，都在窗隙窥观神明过往，总未睡着，闻召即至。却见阁周回，摆设着多少仪仗，即适所窥之物，各人猜想不定，看太阳的心，倒只有一二分。月君忽问众臣曰：“海有底乎？”方经对曰：“无。”月君曰：“然则诸岛皆浮于海上者乎？”方经不能对。月君又问：“日从海底转乎？”梁良玉对曰：“然。”月君曰：“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不知海底，将何所照乎？”良玉亦不能答。月君又问：“究竟日出何处？日入何所乎？”吕律对曰：“儒家言，日入虞渊，日出旸谷，经天之道，皆能言之。至于既没以后，未出以前，从不论及。至佛氏有须弥山半旋转之说，尤非凡才所能测识。求帝师玉音开示愚蒙，群臣幸甚。”月君谕曰：“世界一大须弥山，而四海为之脉络。日月循环，转于山腰。古圣人皆能知之，但不肯以耳目智虑所不及者，示人以疑耳。夫岂有日月而行于海底地下者乎？诸书所云，天有天柱，地有地轴，六鳌戴峰，日出入处，海水为焦，皆后人诞妄之说也。”诸臣叩谢奏道：“臣等双目，无异萤光，所照者几何？孔子见老子，尚云某之道其犹醯鸡，何况臣等对扬帝师之命哉！”月君道：“孔子与老子学问，如登泰岱，均造绝顶。而时日略有先后，及一接见，则二圣人之睿知如以镜照镜，各自了然。孔子以三纲五常教天下，只就当身而论，不欲人远求过去未来之事。所

以季路问到死生神魂不答。其所以然之故，非不知也。醢鸡之言，亦是后人造出，非圣人真有此语。”吕律又奏：“臣尚欲请日月交食之故，求帝师指示。”月君道：“日为太阳，岁星则阳之邪氛，月为太阴，孛星则阴之邪气。无始以来，有正即有邪，邪来攻正，所以掩其光而谓之蚀也。诗经言‘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岂非天道之应于人事者乎？诸儒言‘月本无光，借日始明。相对则望，交会则食。以月掩日，则日无光；以日亢月，则月如晦。’夫使月固无光，而掩其日，尚或可解说。若月蚀而谓日亢，其月则是太阳，于月蚀之时，必返在东方，乃可相亢，有是理乎？珠生于蜃属阴，尚有光华，岂以太阴之精，而谓墨黑如顽铁者乎？其有圆缺时，比不得太阳全体光明，若镜之有背转，侧面观则成晦望耳。”诸臣听罢，皆惊然奏道：“臣等空诵几行儒书，从未与闻天道，今蒙圣谕，幸甚。”月君又谕：“天道虽微，悉在儒书之内，卿等特未尽心参透耳。”诸臣又各愧谢。吕律奏道：“伏羲画卦，天道始泄其机，然尼圣五十学易，自非臣等所能造詣。”月君道：“卿言良是。”命赐诸臣早膳曰：“今日之游，不可无诗，孤家与卿等联诗以志胜概。”遂手题首二句于浣花笺，以示众臣，次第联成十一韵。诗曰：

一登天下小，气压太阳低（月君）。
云树分吴楚，山河辨鲁齐（吕律）。
神州归掌握，涨海出天倪（梁良玉）。
亦有龟蒙辅，如将龟绎携（铁鼎）。
观凌一气外，殿耸五云西（方经）。
翠麓回虚嶂，霓旌绕碧溪（刘壤）。
秦松人欲折，汉柏鸟空啼（周轸）。

雷在层岩伏，云生下界迷（邹希轲）。

当年封玉检，何处秘金泥（刘超）？

有几君王幸，曾将泰岱题（周小处）？

嵩呼闻万岁，风辇下云梯。

诸臣奏上月君，月君看了，递与素英等。老梅婢一看说：

“这诗比我们联的不过多几句，也不见得有什么奇处。”寒簧笑道：“只恐还不及些。”老梅正色道：“除了帝师军师二联，余外的都不服。”众女真莫不含笑。梁良玉等，启请勒石，昭示来兹。月君遂令释奴发出并谕：“明日卯雨，未刻乃霁，诸臣暂退銮舆，尚需再宿。”

当夜天鸡初鸣，月君即起。唯素英、寒簧、非云、柳烟侍于左右。见太阳从海中升起，其色绛赤，其光烜赫，大若五里之城，炫目夺神不能久视。海水涌沸，超腾日轮者数次，倒象太阳上而复下，下而复上的光景。有顷，山腰吐出云雾，溟溟蒙蒙，遍满世界。时老梅婢方起，走至阁前，大惊曰：

“海浪已到山半，此混沌之象也。哦，我晓得帝师弄道术要我哩。”月君亟召诸臣登阁凭阑一望。但见白茫茫一片皆水，直接大海，莫不惊奇。谛视久之，方知是云气布满。太阳在其上，光华照耀，初如银汉之波，旋若黄河之浪，翻腾活泼，虚灵变幻，莫可端倪，真从所未观者。吕律奏：“臣闻歛之黄山有云海无由得造，惟少时曾登嵩岳，则所见与今日同。以此推之，诸岳皆有云海，黄山独擅其名，臣不能解。”

月君道：“瀑布以太行为胜，而庐山独著，石以寿山为美，而青山独表，洞以黄围为奇，而桃园独传，松以峨眉为古，而岱岳之大乎独显。譬如才人学士之文章，或见知，或不见知，或能传，或不能传。固不在乎优劣，特有幸不幸耳。”

有顷，太阳行至中天，云气益加浓密。半截泰山，宛然浸在